



星月文藝叢刊

人畜之間



新加坡青年書局印行



人畜之間

目次

論文：

祖國戲劇藝術底火花（米然）…………… 1

組織材料（高魯）…………… 14

小說：

人畜之間（苗秀）…………… 17

三個孩子的死亡（李過）…………… 56

洪天賜教授捐贈

祖國戲劇藝術底火花

米然

——分析中正戲劇會公演之本地三獨幕劇作

中正戲劇研究會作會史上第一次公演本地三齣獨幕劇，爲祖國戲劇藝術再一次閃亮起耀目底火花，可喜、可賀、可鼓勵！

雖然此次舞台上的演出效果既不如該會前此之所有演出，亦難與會作同類性質演出的南大戲劇會或藝術劇場相較量，但是作爲這次演出的本地三劇本，它們一般上的技巧表現和主題思想的闡述，確實存在着一般令人喜悅和自信的潛力！

中國著名劇作家曹禺先生曾于「日出」的跋文里寫道：「一個作者自然喜歡別人稱讚他的文章，可是他也並不一定害怕人家責難他的作品。事實上最使一個作者（尤其是一個年青的作者）痛心的還是自己的文章投在水里，任牠浮遊四海，沒有人來理睬，這事實最傷害一個作者的自尊心。」就憑了這一番啓示和筆者對本地劇作底固執的喜愛，一再管論本地劇作。不過，每一個人的作品，總不免在一定程度上滲透了作者個人的主觀色彩。爲此，我希望有更多愛護本地劇作的

朋友們，齊來「理睬」，共同研討本地劇作者底創造性的勞動結晶。

中正戲劇研究會此次所採用的劇本是：星加坡海青君的「生涯」，吉隆坡羅大章君的「新一代」和檳城葉苔痕君的「漁島風雲」。前者力圖揭示知識份子的舊「包袱」；後二者則着眼于馬來亞各同胞民族間的友誼，使新生祖國目前正激盪着的「種族問題」，成爲文學藝術作品中的一系崇高的題材。

「生涯」

有着丰富而現實的素材，但技巧無法完全容納和表現它們，這是海青君第一個創作劇本「生涯」的最大缺陷。

海青君也許正是那麼一位離校不久的知識份子，所以對這樣的題材是那樣的熟悉。寫自己所曾親身經歷的熟悉題材，自然較爲了寫作目的而去尋描素材的來得順利，可是要寫得出色、動人並非易事。

作者藉方磊志的責問，提出了本劇的主題思想：「爲什麼知識份子不能跳出狹窄的生活範圍和大家生活在一起！」爲意圖突出這主題思想，作者採用了對比的手法：

——一個是自以爲「這社會好像不能容納我」，而又「不能跳出狹窄的生活範圍」的知識份子方世海，落魄到「家里快沒飯吃了」。

——另一個是已經「跳出狹窄的生活範圍」，雖然「失去少數人虛偽的尊重」，却「換來絕大多數人的愛戴」的知識份子，不，應該是「德示」司機方磊志。

作者給知識份子指出一條路：只要放棄所謂「白領」的優越感，從事體力勞動，便有飯吃。海青君，我不知道你在寫作的當初，有否注意及下列的現象和問題：

一個華校高中畢業生，假如「跳出狹窄的生活範圍」，是否都能像方世海一樣，便馬上可以被介紹到工廠或其他體力勞動的部門工作呢？

今天存在着的社會現象，並不是只要求解決個人的「吃飯問題」；並不是沒有飯吃的知識份子才需要「跳」，而有飯吃的便可以「不跳」。「吃飯問題」是今天社會的整體問題，而這個問題正如作者會提及的：「你的失業，並不是你個人的問題，也不是你個人可以解決的」，那實在是社會經濟面貌必須全面改革的全民問題。

退一步說，即使知識份子爲吃飯而「跳」吧，那麼，如方世海一樣無力再求深造的華校高中畢業生真是多如恆河沙數，若再加上更多「在生活錢上掙扎的兄弟姊妹們」，難道今天的社會現象能澈底解決這日益壯闊的失業浪潮嗎？難道知識份子能「跳」過來搶走那些「苦難遠遠比你（指知識份子——引者）深得多」的勞苦大眾的飯碗嗎？

不，不能，海青君到底從黃明慧的手中，將餅干廠的一份女工讓給「更需要這份工作」的王

淑珍了。

「跳」，並不是一個根本解決知識份子「吃飯問題」的良方！

其實，在一個理想的社會里，知識份子離校後，就被分配到他們所曾經學習過的工作崗位上去，絕不需要「跳」到一個生疏的工作崗位上。

現在，讓話扯回到劇本情節的發展上來，我作下列的「假設」：

假設方世海理智地「跳」了，但也照舊找不到工作，這樣是否更能揭露社會現實的爛瘡呢？是否更能直接說明這社會不讓勞苦大眾，活得幸福一點兒呢？

又假設方世海耐不住「餓肚皮」的滋味，經不跳的張善變的引誘，幹走私販毒的風險勾當，而終于被繩之于法，這時始請觀眾解答「世海會有罪嗎？」的問題，該會引起如何的效果呢？

再假設方世海到底「跳」了，參加了體力勞動，從事勞苦大眾的文化教育工作，認清了改革社會的基本力量，這又將引起如何的效果呢？

希望大家都多多研究這些問題。

至于寫作技巧，作者顯然還缺乏舞台知識而形生硬。

先說人物，方母是多餘者，她進場，離場的目的性薄弱極了，而且與主題思想亦不發生任何關係，閉幕前的一段控訴，大可由黃明慧（世海妻）來代替，相信效果會更佳。

（據說，作者的原稿本里，方母被描寫成一位嗜賭「十二支」和「萬字票」者，若又能結合着世海的遭遇，那該是較現在的爲理想。）

張善變，顧名思義，必是個刁滑善變者，可是「生涯」里的張善變尙難入「典型」之流。他既不善變，又不刁滑。若說他以敲詐撞騙，逼世海走險，其論据是完全不能確實的。試想想：債者還債，理當如此，更何況善變並未收世海分文利息，「借据上寫明欠債九百塊，三個月還清」，但世海「這半年只還了三百」，善變也「已經跑了幾十趟」，他也居然還以理直氣壯地反咬善變一口，說他「逼人太甚」，真是太豈有此理，狗咬呂洞賓。（對不起，劇本的描寫很難令我不作如是理解。）

一個劇作者的最大任務，便是能夠創造一種「戲劇性的舞台語言」以傳達其思想意識。海青君創造的「舞台語言」還缺乏一種必要的「戲劇性」，有許多台詞過于刻板化或教條化，使觀衆覺得這不過是作者用自身的感染力來烤熱那些冰冷的說白，尤其是石磊志的說白更是如此。

有些時候，作者反因力求「口語化」而弄巧反拙，例如：

世海……，待遇怎樣？

磊志：一百塊吃老板。

觀衆于是哄堂。

關於舞台佈景，劇作者多觀察，綜合以及請美術工作者幫忙是非常必要的。「生涯」的佈景乃是令人不可思議的。前房與後房的寬，長度，雖然可因需要作必要的擴大或縮小，但總不至于設計成前房佔據了整個舞台的絕大部分，讓後房成爲小街式的緊緊貼近後牆，而且還要撥出部分地方當廚房及支架掛衣竹竿之用。

在結束對「生涯」的淺見前，也該指出：于本劇結尾時，作者所表現的技巧是很精彩，使人印象深刻的，一連六句：「世海會有罪嗎？」的確不能不令觀眾思考思考到底「世海會有罪嗎？」有充實的「題材」，而「技巧」幼稚，固然是一種缺陷，但這是可改進的；若專門追求「技巧」的賣弄，以粉飾其「題材」的空虛，却是更大的缺陷。因此，我衷心地祝福海青君能再鼓足干劲，十分自信地，寫得更多，更好！

「新一代」

比起羅大章君的第一個創作獨幕劇「血腥的人」，其第二個創作獨幕劇「新一代」，無論是內容或技巧，都有明顯的進步。

對於「血腥的人」，筆者曾于拙作中冒昧地寫道：「劇本並沒有強烈的現實感和積極的思想性。」（見「畧談三個獨幕劇劇本——寫于南大戲劇會演出後」）可是對於「新一代」，上述的話該完全被打入冷宮，另作新評價。作者立足于新現實主義的基礎上，力求儘可能真實地，歷史

地，具體地描繪現實。羅君特于「互相研討，相成並進」一文中，闡明創作的動機和目的：

「我想我們多元民族所組成的國家，各族兄弟姊妹正要互諒互信，竭誠合作，肩負起新使命的當兒，首先必須完全摒棄種族觀念；澄清過去和目前莫須有的種種誤會，尤其那些離間種族間感情的潛伏力，更要作澈底排除，基于以上的理由，我寫了『新一代』。」

就讓我們從這里引發開去，看看劇本身究竟如何表達這思想既經確實的主題：

作者為劇情選擇了一個最恰當的時日——吉隆坡開埠百週年紀念日，這時日標誌着馬來亞各民族祖先們光輝磅礴的創業精神，並潛示了各民族人民「竭誠合作」的崇高友誼。這完全切合主題思想，也為主題思想提供了最恰當的表達條件。

作者更為劇情發展假設了適當地點——丁加奴漁業合作社。這合作社的服務對象是以馬來同胞佔絕大多數的漁民，她「保障漁民權利，改善他們的生活，幫助他們用更有效的捕魚方法。」社里最少有兩名華籍（即文剛與甲旺）職員，這更體現了「各民族兄弟姊妹互諒互信，完全摒棄種族觀念」的動機。

劇中一對異族青年——程文剛和花蒂瑪——由于長時期在一塊兒相互了解，相互學習，彼此「真誠相待」，于是「無形中成了很知交的朋友」，而且情感溫度計的水銀，不斷地增高、增強，漸漸地接近沸點——異族通婚。若果然如此，作者確是聰明地傾瀉了其主題思想。

他倆終究能不能發展到結合的階段呢？不妨就劇本所提供的資料先作量測：

二叔：「文剛到底是個有爲的孩子。」

甲旺：「文剛很肯幫助人家，所以那邊（指丁加奴——錄者）的人都很喜歡他。」

文剛：「我們（指他本身與花蒂瑪——錄者）的思想有許多共同的地方，她是個不平常的馬來少女，……我敬佩她，……。」

花蒂瑪雖然不說什麼，但心里早當他爲「知交」了。

至于文剛的母親、二叔、以及舊鄰居們，因爲眼見馬來人曾殺死或傷害他們或親人，產生了成見。不過，這僅是暫時惑于表面現象，認不清事件的本質，只要經過明白人的開導，真相最終必然大白。

花蒂瑪的偉大母親既能「含着千辛萬苦」，把一個她認爲是孤兒的華族小女孩養大，自然不至于阻撓他倆的結合。

終于，他倆的結合「完全摒棄種族觀念；澄清過去和目前莫須有的種種誤會，尤其那些離間種族間感情的潛伏力。」

——可是，非常非常的遺憾，偶然事件却取代了必然性的結果，淹沒了主體內容。花蒂瑪竟然是文剛失踪十多年來的琴妹妹。

「人世間的事情就那麼湊巧，」正如劇中人物二叔所說的：「真沒有辦法！」

就因為這久別重逢的大團圓，不僅削弱了本來的社會意義，而且要不是作者創作動機的啓示，就難于捉摸劇本到底要表達些怎麼樣的主題思想。這「偶然事件」是被安插在一個多麼不應該發生的時刻啊！

應該聲明，我並不否認類似的偶然事件在現實里發生的可能性，我也並不反對應該在文學藝術作品里描寫一些偶然性事物（例如岳野君的「風雨牛車水」），但要特別留心于讓它們出現的時刻。

偶然性事物，它可能發生，也可能不發生，一個成功作品的作者，就是一個善于掌握偶然性事物的作者。他往往為作品里的人物假設了很多事物與舉列了很多偶然性事件（當然這許多「假設」和「偶然」並不需要全部容納于作品里），其目的乃是為着能更集中地，突出地雕塑人物形象（例如「風雨牛車水」里的孫先生）。

從羅君前後兩個創作獨幕劇比較中，很顯而易見的，羅君很慣常于使用「偶然事件」以貫接全劇。這種技巧本身是沒有錯誤的，但希望羅君往後于使用這些生活上的偶然性時，必須讓它們實實在在更可表現出生活上的必然性。

雖然「新一代」棋差這一着，仍然不失為此番三齣獨幕劇中較成功的一齣。聞說羅君近來正

趕寫其第三個創作獨幕劇，且已進行蒐集一個多幕劇的創作資料，謹此殷待！

「漁島風雲」

通過最尖銳、最矛盾的斗争事件來尋求一個最正確，最肯定的答案，的確是素材擷取上的最大成功，也的確是技巧表現上的最大困難。葉苔痕君所創作的獨幕劇「漁島風雲」正是這樣的一個劇本：最能喚起觀眾的偉大理性的內容，不能由圓滑的技巧具現。而作者「爲要爭取能夠順利上演，實不能不顧慮到周圍環境的限制。因此，我（葉君——引者）只好把許多所熟知的事實隱匿去，僅存一些人們認爲沒有多大問題的，膚淺、貧乏的資料。」（見葉君「『漁島風雲』的一個補充」）這又自然相對地影响到真實內容的顯像，引起技巧表達上的某些困難。

「漁島風雲」與「新一代」都是以民族和睦合作爲主題思想，而前者是作了更大程度的發揮。葉君畢竟是劇本寫作經驗較富的長輩作者，雖然事件的複雜性和主題「顧慮」使表達技巧受到牽制，而較「無靈的杯琖」遜色，可是還有許多可取之處。

作者將「一個杜撰的故事」假想發生在一個漁島上，然而觀眾並不直接看到華、巫兩族因誤會而引起衝突的混戰場面，却是間接地打從「邦興」號雜貨店的百葉窗口瞭望開去。店主人李亞國也沒有被作者投入混戰的漩渦里，而是以世故的眼光，以旁觀者的身份，帶領着觀眾，逐步尋找事件的癥結。作者這種校準「旁觀者清，當局者迷」的「開末拉」焦點，其苦心孤詣，果然使觀

衆如咀嚼一粒碧青的橄欖，有一點兒酸酸，有一點兒苦澀，但也留下了一些耐人尋思的回味。

曹禺先生在寫「日出」時，「曾經故意叫金八不露面，令他無影無蹤，却時時操縱場面上的人物，他代表一種可怕的黑暗勢力。」（見「日出」之跋文）今天葉君的「漁島風雲」里，也「要爲爭取能夠順利上演」，而「故意」（「號乃筆者所加以重筆之」）把「散播謠言，挑撥離間」的罪魁直民變成幕後人物，但觀衆對他的印象是模糊的。要不是場面上其他人物的提起，觀衆簡直無從了解陰謀勾當。他並未被作者賦予一種無形的力量，以能「時時操縱場面上的人物」。從劇情發展，劇本前半部屬外型戲，較容易描寫，所以葉君寫來緊湊而簡練；後半部屬內心戲，描寫人物思想的白熱化抗爭，相當棘手，不容易寫得好。作者就其編寫技巧，「也覺得有點值得斟酌的地方」：

（一）劇本里（指原稿本，載于南大「大學青年」第二期——引者）「李亞國」和「秋雲」說服「胡強」的辭語，似覺太冗長，會不會過于單調，沉悶？

（解決方法是：「留待將來有人排演時，讓高明的導演去處理較好。」）

（二）末段「胡強」的轉變，會不會覺得太快？太突然？

（解決方法是：「在劇中增加一個最能影响胡強轉變的人物——胡強的未婚妻亞春。」）

關於前者，的確使人覺得冗長、沉悶。一個人（尤其是如胡強一類性子燥烈，文化水平較低

的漁民」的思想轉變，必須經過最嚴重的事實考驗之後，始能形成，單憑嚴詞相責是不起作用的。中正戲劇研究會于演出時，曾刪去頗多李亞國和秋雲的責辭，減少冗長，沉悶之感，但却矯枉過正，乾淨利落不足，勉強「偷渡」有餘，觀眾對直民的印象是更模糊了。

關於第二點，由于作者對亞春的描寫過少，而且她是急急而來，匆匆而去，場面上的逗留時間短暫，致使觀眾于尚未了解其身份之前，她便隨胡強等下場了；再者，觀眾也不見她對胡強有所規勸，她對胡強的「轉變」，究竟有無裨補，還是疑問？

「漁島風雲」的演出，在語言問題上，為許多劇作者和演出者提供了最可寶貴的高見。前此，筆者曾聽過有些戲劇界的朋友們就曾為舞台語言問題所難倒。假如舞台上同時出現華、巫、印、英各種民族時，那應該用各自的民族語言交談呢？還是尋求一種民族語言，抑或就用國語？現在，這問題可算有了答案了！

結語

劇作者寫了劇本，總希望能被上演：演出者上演了，總希望能取得最大的舞台效果。于是，基于本地創作劇本還未能達到水準之時，便使得演出者有修飾，增刪原腳本的必要，例如此次中正戲劇研究會演出者就對上演腳本作了一定程度上的增刪修飾。演出者的本意是善良的，可是在行動上就有斟酌的地方了。

由于劇作者曾費上很大的勞動力和不算短的時間始能完成一個劇作，他們是應該被演出者所尊敬和感謝的。演出者欲作修改，就必須徵得作者之同意，且基于互相研討的基礎上進行。據筆者所知，中正戲劇研究會至少就有一個劇本于進行修改時，不會和作者取得必要的聯系，而使原稿本被修改後，與原作者之本意有所出入。希望這種現象往後不復存在，更希望往後的演出脚本，能在雙方共同進行修飾後，出現更多細針密綫的創作劇本！

組織材料 高 魯

——寫作漫談之八

一般文章，關於處理材料，大體上分爲選取材料和組織材料二個步驟。選取材料方面，我們在寫作漫談之五已談過，現在來講組織材料。

組織材料，就像建築的構圖。有了材料，也需要有個適當的藍圖，才能利用材料，按照計劃，有次序的建築。要屋宇建築得堅固，美觀，藍圖就必須打得好。要文章寫得好，組織材料也是重要的步驟之一。

文章的重點在主題，組織材料就要由主題的需要而決定取捨，詳略。要文章重點凸出，結構緊密，敘事有條理，就要把材料很好的組織和安排。如果沒有做好這些工作，即使選擇很好的材料，讀者也難欣賞出來，主題也不能充分的表達。

組織材料會受作者的文學修養和思想所影響。思想正確，文學修養夠，就會高明些；主題更明確，作品更感人。

從題材產生主題，而主題却影響材料的組織。爲了充份的表達主題，就必須適應主題的需要而安排和組織材料。因爲，由於材料組織和安排的不同，同樣的材料可以產生不同的主題，因此，把握主題來組織材料，是會比較好的。

一篇短文或一部長篇，組織材料的方法雖然會有些不同，但同樣需要把握主題來組織材料。組織材料，不論長篇或短文，都同樣重要；雖是短文，也不能不講究組織。就作品的結構來說，組織和安排材料是頂重要的。

組織材料最重要的原則是抓住重點，把主次分清。那一部份是和主題有密切關係，能凸現主題的關鍵性材料；那一部份是要來闡述，說明；那一部份是爲了使問題敘述清楚而加以穿插，補充的……在組織材料時，就必須根據這種主次來決定詳畧。不能把所有的材料都一樣的看法，都一樣的給以同等份量。這樣，才能把握主題，使主題思想明確。

除了因主題的需要而決定材料的詳畧外，還需要把同性質或性質相近，關係密切的材料組織在一起。然後，就凸現主題的需要和情節的發展而決定那一部份材料先講，那一部份的材料後講，必須安排恰當。要是沒有計劃的要講就講，或是自己懂得多的就講得多，自己懂得少的少講，不顧主題的需要，這是不適當的。

然而，材料應該怎樣組織，這卻沒有一定的方法；必須就文章的內容，性質和寫文章的不同

要求而定。一般來說，敘事文或報告文學，大都是按照事情發展的時間順序來寫。爲吸引讀者或主題的需要，也可以採用插敘、倒敘等寫作方法。也有按照空間位置來組織材料，由遠而近，由前至後，從上而下，這樣的寫法大都是在描寫景物或人物肖像用。這樣的組織材料，叫做直進式。

按問題綱目而組織材料的叫散列式。這種方法，看來似是片斷式，其實是統一的，爲同一主題服務；這樣的寫法，在說明文、論議文，報告中常用。

論說文的材料，一般是按照推理邏輯順序來組織，提出論點，引用論據來論述，說明，以找得結論。大致可分爲首括式、尾括式和雙括式三種。首括式是由綜合到分析，從整體到部份，先是總說，然後分敘。尾括式與首括式相反，從部份到整體，從分析到綜合，先分敘，後總說。雙括式是先綜合，次分析，後總括。

上面所說的是一般的材料組織方法。組織材料並沒有定規，大都視內容和主題的要求而定。

人畜之間

苗秀

當初，萬萬想不到，自己收留了這隻野狗會惹來了這末多的麻煩。

那一個黃昏，才敲過下課鐘，校門外隔了一條柏油路那一片椰林早就一片迷濛了。

他費老師捧了一大疊練習簿進回休息室，把練習簿頓在自己的桌子上，噓了口氣坐下來。等到那些背了書包的小鬼們衝出校門，在柏油路上跟黃泥芭路上四散開來，喧鬧漸漸的隱約了，他費老師這才站起來，拖了疲乏的身軀離開休息室。

黃泥的芭路上，黃黃的夕陽，把微微弓着背走路的費老師的影子扯得老長老長的。走了不到五十步，他回到自己的宿舍了。

原本是阿答板厝的學校宿舍，最近爲的校長聽從校長太太的命令，把阿答除掉了，換上了馬口鐵，這當子，反映了斜陽，還浮動着一片耀眼的光暈。

費老師的那個房間，巴在校長那座寬暢的宿舍背後，像一條小尾巴似的，自己有一個小門，

讓他費老進出，不必經過校長的宿舍。因為有這點子方便，他費老師才能夠住下來，否則他老寧願出十扣二十扣租別人家的房子，他不願老瞧到校長太太那付棺材店頭家娘般臉譜，聽到她那吱吱喳喳的吵嚷。

走了不到五十步，便回到自己那個房間了。

房間只有一個窗眼，小叢夾竹桃，那濃密的有勁的枝葉把變淡了的剩暉擋住了，房間是一片沉昏，房裏那幾件簡單的傢私連輪廓都模糊不清了。

該是點燈的時候了，但是他費老師懶得去摸索火柴去點燃桌上那盞火水燈，橫豎房裏的桌呀椅子呀跟睡床呀的位置對他老是非常熟悉的，閉了眼睛也能夠弄清楚它們的位置，絲毫不差。

費老師一下子就累透了的瘦長的身軀拋在帆布躺椅裏，半閉了眼皮，舒適地喘着氣。

噓，自己的年紀還不算很大，才五十吧了，可是這些日子來身子愈來愈不濟，他費老師管它叫「小毛病」那咳嗽症兒，大半年了一直不見好，每天上課到最後一兩節，便累得氣喘喘的，出氣多入氣短的。但是他老還是拼命的教書，他對自己說：「學生的學業要緊呀！」下課以後，他老照例拖了疲倦的身軀回來自己的宿舍，躺在帆布躺椅裏，渾身軟綿綿的，連動都不想動彈一下，直到那個校役阿龍送晚飯前來才爬起來。

這當子，他曲了身子躺在帆布躺椅裏，兩支眼睛由半閉着而完全閉上了，腦袋空空洞洞的，

什麼思念都沒有，這末不到半晌，意識便朦朦朧朧起來了。

迷惘中，耳畔却响起了一陣一陣彷彿呻吟的聲音：唔唔唔唔……

起初，這半睡半醒的山芭小學堂老師還以為這是夢魘。

很快的，意識清醒過來了，那一陣緊似一陣的呻吟愈來愈清晰。這不是做夢，這是真真實實的，並且就在自己的房間裏發出來的。

睜開眼睛，房間四周昏昏沉沉的，什麼東西都看清楚。

唔——唔——唔——

這低沉的呻吟彷彿是打房角發出來的。

費老師掙扎着爬起來，打抽屜裏摸出盒火柴，燃了火水燈，然後戴上眼鏡，拿了燈到房角一照：那裏只有一把小凳子，上面是一疊舊報紙，此外什麼也沒有。

那一陣陣的呻吟是那裏來的？

注意的諦聽一下，那呻吟可沒有了。

教火水燈的烟一熄，他老可猛烈地咳嗽了。他只得放下燈，躺回帆布躺椅上。

才一躺下，耳邊又响起了——

唔——唔——唔——唔——

他老這次定神去聽，這回他老確定這一片呻吟是打床底下傳出來的。

爬起來，把一盞火水燈放在地上，跟着小心地把藏在床底下的一個衣箱搬出來，然後蹲下去俯下頭來探望床底——呻吟早就停止了，他不再有什麼動靜，除了一片昏黑。

把火水燈移近床口一些，那一點昏黃的燈光還是照不出床底下有什麼東西。

拉直了腰，拍了拍雙手的塵埃，心裏一陣納悶：這究竟鬧什麼鬼！突的，一個可怕的字眼閃過他的腦袋：蛇！

這些日子，這山芭地帶常常鬧蛇。那些山芭卡對這個還不感覺什麼：慣了。但對城市人的費老師來說，蛇真是一種醜惡狡猾的東西，想想都要教人皮膚生起雞皮疙瘩的，何況蛇這東西還有毒！

想到這裏，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氣，就不敢那末大意了。

費老師走過去，打門背後找出一把掃帚，捏在手裏，蹣到床邊，側了身軀，小心突突地把掃帚伸進床底，搗了幾下子，什麼動靜也沒有，剛才那呻吟又停止了。

當他老第二次把掃帚伸進床底，一個什麼東西打床底竄出來，擦過他費老師的腳，毛茸茸的。這教書老師哎喲的喊了一聲，蹦跳開去。

他老一顆心卜通卜通地跳着，手裏捏緊了那把掃帚，退到房門口去，定一定神，這才睇清楚

那毛茸茸的傢伙原來是一隻狗。

這闖入者渾身一團漆黑，瘦骨伶仃的，並且身上還發出一陣刺鼻的氣息，教人心。更討厭的是：這畜牲打床底竄出來，又躲藏到書桌底下去了。

「鳴士卡！鳴士卡！……」

費老師捏了掃帚吆喝着，想把黑狗趕出去。

那畜牲躲在桌底，可動也不動一下，給他個不理不睬。

氣得那個拿起掃帚狠狠的打了下去。

汪汪！汪！

那個畜牲狂叫了兩聲，一頭衝了出來，唬得費老師朝旁一閃。他老滿以為那狗這一下子給打痛了，一定逃出門外去。那料到，一下它又躲回到先前的床底下去了。

那個絲毫不放鬆，拿手裏的掃帚使勁地搗着床底，那隻黑狗每回給打中了，只汪汪的哀叫幾聲，可絕不肯離開床底，把個費老師氣得什麼似的。

到後來他老弄得滿腦袋大汗，精疲力盡的，站在那裏，沒法可施。這當子，一個影子幌進房間裏來。

「費老師。」

來人恭恭敬敬把一只托盤放在桌子上，然後把盤裏的飯菜擺在桌面。

瞧到那個，他費老師噓了一口氣：

「阿龍，你來得正好。」

「什麼事！費老師？」

「真討厭，一隻野狗賴在我床底下，怎麼趕它也不肯走！」

「費老師，我看這樣好嗎！」阿龍半開玩笑半認真地，「你老把它收留下，一個人怪寂寞的，有個伴兒也好啦。哈，人家講：自來貓不好，自來狗可帶來好運道呀。」

那個做老師直搖頭：

「不要，不要，我從來就不愛這些貓呀狗的。你還是替我把這畜牲攆出去好啦。」

那個校役蹲下去，拿燈照了床底一下。他老站起身，瞅了那個滿頭大汗的費老師一眼，不由得有些好笑；他老覺得這些老師們講學問也許還有他們一套，旁的一概事情就笨得要命了，連掃地板也不乾淨的。

「費老師你吃飯去吧！」他阿龍拍拍兩手。「讓我來收拾這畜牲好啦。」

講完就要走出去。

那個老師衝着那個背影：

「阿龍你去哪裏？」

「我去拿根繩子來。」

待到繩子拿進來了，他費老師連忙放下飯碗，要拿火水燈過來幫忙。

那個校役擺擺手阻止他：

「你老還是喫飯去，我一個就盡夠收拾那畜牲了。」

真的，那個手脚伶俐的校役，幾下手勢，便把那隻哼着的野狗制伏了，拿索子套住了它的脖子。

那隻畜牲給拖走當口，四隻瘦爪子死命巴住地上，不肯動，不住地發出嗚嗚的哭叫，叫得挺淒慘的。

費老師心一軟，喚住了校役，把一盤飯菜交給他：

「到了外頭放了牠，就拿這個給牠喫吧……」

第二天，星期天，學校放假，費老師照常早起，反正當個山芭窮教師，禮拜天還一樣要工作，不是有一大堆學生作業要改，便是校長吩咐他費老師代寫通告或是公函什麼的。

洗過臉，他老一個人在房裏用早點照例是開水，麵包牛油。正當他老用小刀醃了牛油往麵包上抹，背後半掩的房門輕微的响了一下。他老却懶得回頭去看看，校役阿龍總是在這時候進來打

撓的。但他猜錯了，阿龍還沒有來。也許這只是一陣風吧了，他老絕不介意的。

校長太太養的一隻大公雞飛上桌邊的窗口上，撲着兩翅，不住咯咯的叫。

費老師皺了眉頭，拿手看的小刀朝公雞恫嚇着，那隻扁毛畜牲呼的一聲撲到外頭泥路上去了。

一切恢復了早晨該有的寧靜，他費老師一心一意地咀嚼着牛油麵包。兀的，有什麼東西擦着自己的脚背，毛茸茸地。他喫了一驚，本能地把一支腳縮起來。他老低頭一瞧，嘿，又是昨兒晚上躲到自己房裏來的那隻野狗。一陣沒法抑制的厭惡心情，教他猛可提起腳來，朝那個闖入者踢過去，那狗哼了一聲，同時在地上翻了個筋斗，落到三尺外的床腳那邊。

那隻畜牲掙扎的爬起，卻沒有走開，賴在原來的地方。

費老師這才瞧清楚這條又疲又乏，餓得只剩一層皮包了骨頭，通身的黑毛已經脫了好些塊，露出像是創口的紅色的疤，左眼周圍有一小塊的白毛，在渾身都是黑毛中間，這一小撮白毛特別惹眼。一隻左眼閃着暗淡的光，可憐巴巴地瞧着他費老師。

突的，這個山芭學堂的老師感到一陣的內疚。

「嘻，上天倘且有好生之德……」

他老自言自語的，深深的覺得剛才自己那一腳太狠了些。

他朝那隻黑狗招了招手。那畜牲哼了哼，沒有動，只拿不大信任的眼光盯住他。

那個拈了一片麵包，抹上厚厚的牛油，丟給那頭黑狗。牠嗅了嗅那片麵包，可又不大放心地溜了那個一眼，隨後便貪婪地吃起來了。

「費老師，早晨。」

校役阿龍捏了掃帚走進房來，一眼瞥見那隻野狗。

「媽的，這東西又跑進來了。」阿龍丟下掃帚。「讓我去拿根繩子來。」

「阿龍，不要了。」費老師阻止了他。

隨後，他費老師又吩咐那個做校役的：

「阿龍，等會你有空帶這頭狗去洗個澡吧。」

小鬼們最敏感，不到兩天全校的小鬼頭都曉得費老師養了一隻黑狗。

一到下課，好些小鬼都溜到學堂背後，巴在隔開學堂跟教職員宿舍的鐵絲網籬笆上看費老師的狗。這裏一向被看作「禁區」的邊沿，籬笆破了好幾個洞，小鬼是不難鑽進去的，可是要是給那個小鬼們背地裏管她叫「肥猪母」的校長太太發覺，回頭準給校長打手心的。所以他們是偷偷溜來這裏的，隔了一道籬笆偷看那頭走來走去的黑狗，常常拿一些食的東西，輕輕吹着口哨，逗

她到籬笆邊上來。有時爲的報答這些小朋友們的好意，那黑狗打籬笆的破洞鑽到這邊來，跟小鬼們互相追逐着。玩得有趣的當口，小鬼會忘我地爆出哄笑來，但馬上遭到旁的小鬼警告，又靜下來了。

在這樣的時候，校長老是在販賣部忙着做生意，壓根兒不曉得有這一回事。

那頭黑狗也懂得主人的意思，牠的活動範圍，不超出教職員宿舍這邊，遇然也給小鬼逗着鑽到籬笆那邊去，但也只限定是籬笆的邊沿一帶，並且很快就鑽回去了。

不過，儘管這樣，還是惹出亂子來。

這一個上午，到了十點半了，校長太太那個胖婆娘還賴在床上不肯起來。

七月的太陽，明晃晃地照着窗外的綠油油竹叢，半間屋子鋪滿了帶綠色的陽光，只有那張木床躲在幽暗的屋角裏，所以那個胖婆娘把這個當作沙漠上的一塊綠洲，那裏捨得下床。

「噫，熱死人了，這鬼天氣……」

她老是喘着氣，這末埋怨。

摸了一塊小手帕，輕輕地揩抹下巴那塊肥肉的縫裏的汗水，隨後又拿起葵扇，賭氣地搖。

「噫，這樣熱，真要命……」

她咕嚕一下，下巴那塊肥肉就顫動一下。

剛才那個阿嬌把早飯端進來，她老瞥見那擺在桌子上的飯菜，冒着熱騰騰的白蒸汽，兩道拔得細細長長的眉毛就攢在一起。

她不耐煩地朝那個女傭人亂搖着露出在花綢背心外的那短短胖胖的胳膊：

『這樣的大熱天，口乾舌燥的，我喫不下去啦。你就送到學校那邊給校長喫吧。』

那個剛要把飯菜端出去，校長太太又忽地喚住她：

『喂，你慢慢送過去，先到街場那邊替我煮碗蝦麵，不要忘記喊他們多放點辣椒呀……』

剩下一個人的時候，那校長太太閉了眼皮，直挺挺躺在那裏，手裏搖着葵扇，一心一意地等着喫蝦麵。

一陣一陣的熱風吹得屋外的竹樹沙沙的响，屋裏的陽光就晃呀幌的。時不時有什麼鳥兒用嘹亮的嗓子鳴叫那末一兩聲。

睇來這世界還不錯的，要不是那討厭的熱鬧。

校長太太迷迷糊糊地想着，又快要瞌着了。

可是，這當口，院子裏轟地响起了一陣激動的咯咯的鷄叫，吵醒了校長太太。這胖婆娘兀的心眼兒挺了挺：難道有小偷來摸自己的鷄麼？

這婆娘長年長月在院子裏養一大堆鷄，她老每天監督着阿嬌把這些鷄餵得肥肥胖胖的——她

覺得沒有什麼比這個更要緊。每隔兩天就殺一個雞，她最愛吃那白白嫩嫩的雞肉。

「阿嬌！」

她吊起吵嚷的嗓子，喊那個女傭人，可是沒有人應，才記起是剛才自己吩咐買蝦麵去了。

「真要命，這鬼煮一點麵就要這末大半天……」

還沒有罵完，第二陣咯咯的噪鬧又傳來了，並且比頭一次來得更急促，還夾雜了雞羣四散奔逃時擺動翅膀的一陣撲刺。

她老原本不願起身，這當子也不得不掙扎着爬下來，披了件衫，扱了拖鞋走出去。

一隻黑狗在園裏追逐着那些雞，那黑狗也許惡作劇吧了，並沒有傷害那些雞的意思，可是那些雞已經嚇得四散開來，不住撲着翅，咯咯的叫着。

校長太太楞住了，她老一輩子最怕的是狗，但又心痛着自己的雞，她老焦急得什麼似的，那個死人阿嬌又不在，沒法子，只好硬了頭皮，打簾下找出一根兩尺來長的棍子，糾了胆子，試探着走上去，一張嘴巴胡亂地嚷着助助自己的胆。

那隻黑狗瞧見有人拿了棍子，便倒退下去。這一來，那個拿棍子的胆子壯起來了，她踏上兩步，舉起肥肥短短的膀子，還沒有找下去，那支黑狗突的回過頭，衝過來，還朝校長太太裂開了尖尖的牙齒來。

「我的媽呀……」

那個失魂落魄地丟掉手裏的棍子，轉過身子，像一顆皮球似的跌跌撞撞的滾回屋子裏去，還順手掩上了板門。

站在窗口，這胖婆娘連連喘着氣。

這當子，阿嬌拿了麵回來。那個一瞧見她就嚷：

「喂，你快的叫阿龍過來，趕掉那頭野狗！」

那個應聲走了，不一回便跟那個校役一同轉回來。校長太太看見他們才敢開門走出來，一面指手劃腳告訴氣咻咻的別人那頭不曉哪來的喪家狗怎樣咬她的雞。

那個校役瞥了還蹲在一顆查李樹下的那隻黑狗，心裏覺得好笑。他老遠過去，那狗一瞧見那校役，就搖着那短短的尾巴攏過來。

「依淡，」阿龍輕聲呼喚着。「你還不回到費老師屋裏去。」

「依淡」是他阿龍替費老師給這隻狗取的名字。費老師也覺得這巫來由名字很能代表那黑狗的特點來。

依淡聽阿龍那末說，一溜烟的走了。

第二天，早上下過一陣不大不小的雨，隨後太陽老給擠在厚厚的雲層後頭，沒有露臉。天色

一直昏昏沉沉的，竹子給濕風刮得沙沙的响。

校長太太上午十一點下床，洗過臉，站在窗口，瞅了外頭園子那沉昏的天氣一眼，打了個呵欠：

「今天的天氣可挺不錯，最好還是外騎一會兒……」

但隨即她老那兩道細細的眉毛攏了來：今天要殺雞下湯，又非得自家這當口親自到園子裏走一遭，選定那一隻該下湯的雞不可。噫，什麼事都非自己親自動手不能，連學堂那邊的事常常也得她這個校長太太出馬費心策劃啦。

「噫，看來我將來死了，棺材也得自己去買……」

這位校長太太就這末常常故意對別人自怨自艾的，目的不過爲了要聽到對手一些諂諂的稱讚。

她老轉到竹叢下，阿嬌正在把白米粒撒到地上，餵那些鷄羣。

校長太太選中了一隻才下過兩趟蛋的肥母雞：

「就割這一隻吧。」

吩咐過了，她老順腳蹺到左側那兩株夾竹桃那邊，枝桠開滿了紅紅的花朵，散發着一陣一陣的纏夾了一股膾味兒的香氣。她老愛那豔紅的色素，可是不大喜歡花的味道。

攢了眉頭，她走開了，脚步下意識地挪到夾竹桃背後那一間小小的板屋宿舍來。

「那個老鬼這當子該在課室裏吧。」

這末想着，校長太太便踮起了腳根，到了窗眼邊，偷偷的朝屋裏溜了好幾眼。這校長太太有個怪脾氣：她一輩子不信任所有獨身的單身漢子，無緣無故地憎恨這些不結婚的男人。對那個費老師她老特別仇恨着。每逢，那個費老師低了腦袋，弓了背，眼睛盯着自家的腳尖，打她身跟走過裝着沒瞧見她，這個校長太太就生氣了，她老輕蔑地朝地上吐了口唾沫：

「呸，瞧你個假正經樣！惹蘭勿失少去幾遍就好了……」

隔兩天，她老乾脆造起謠來：

「嘿，前天有人瞧見那個老鬼躡進惹蘭勿失後巷去啦……」

可是這樣還不夠消除自己心頭上的憤恨，她一想到學堂裏旁的老師跟自家碰頭都住了腳恭恭敬敬的稱呼一聲「校長太太」，獨有他姓費的連瞧也不瞧自家一眼，就恨到咬牙切齒的。

不止一回，她對做丈夫的施着壓力：

「這種老傢伙看了也叫人生氣！要你叫他滾蛋，你總是不聽！哼，這年頭有錢怕請不到教員嘛——香港，台灣就有一大堆……」

那個山芭小學校長老是搔搔那顆半禿的腦瓜，支支吾吾的：

「不是早告訴了你，要開除，也得等年底學期結束嘛……」

其實，這山芭小學校長一樣的討厭那個姓費的，只是他究竟深謀遠慮些，時機沒有成熟，他老決不動手的。首先，他老除了應付學堂那些董事老爺果然有兩手，別的什麼本領也沒有，連寫一個普通的通告都不行，不得不央那姓費的去辦，有一回，姓費的請假，自己硬着頭皮發了個通告，差點兒鬧了大笑話，文句不通不打緊，還寫了好幾個白字。最討厭的是：這些年來自己有不少痛腳落在這姓費的手裏，比方說，學堂販賣部的賬目，學生子每個學期的手工費，這些賬目都是糊裏糊塗的，這些他費老師肚裏都有個數，要是給傳到外頭去，那就不大妙了。有了這些顧忌，這山芭小學校長便遲遲不敢下手，叫她姓費的滾蛋。

有時，給女的纏得沒辦法，這山芭小學校長便安慰她：

「聽講過一兩個月，政府就要宣佈全部華校津貼新辦法，那時節睇情形再定奪吧。」

人是古怪的動物，愈是仇恨那個人，愈是要曉得那個人的陰私；儘管校長太太憎恨費老師，把他當作眼中釘，一面却不時偷偷的溜到姓費的宿舍那邊，偷瞧那個在屋裏幹些什麼勾當，跟姓費的屋裏的情形。

這當子，她老曉得那個正在前頭學堂上課，毫沒顧忌的把一顆圓溜溜的腦袋完全伸進窗眼裏，要搜索屋裏的秘密什麼的。突的，屋左邊轉出一個什麼東西來，校長太太嚇得馬上把脖子縮

回來，掉頭一看，一眼便認出是昨天在園子裏碰到的那隻黑狗。那畜牲一見是她，便汪汪的吠了，還裂了尖尖的牙齒，作勢朝那個撲過來。

「哎喲，我的媽呀……」

校長太太拖跌帶撞，拖了臃腫的身軀滾回來。

站在自家門口，還不住的喘着氣，撫着自己的胸脯。

路那頭，校役手裏拿了個紙夾子走過來。一眼瞥見那個校役，更加上氣不接下氣的：

「阿龍，你過來！」

「是的，校長太太有什麼吩咐？」那個校役垂了兩手，裝出一付恭恭敬敬的樣相。

「哼，你究竟幹的什麼事！」校長太太躁着腳，「我昨天吩咐你趕走那隻野狗，你却不理！」

「狗在哪呀？」校役佯裝着拿眼睛四圍搜索。

「那邊不是嘛！」

胖大的指頭朝前頭一戳：果然，那邊依淡正在翹了尾巴，施施然在籬芭根走來走去。

「唔，」阿龍眯巴着兩隻眼珠子，忍住了笑，「校長太太，那可不是什麼野狗——那是費老師養的。」

那個一聽，氣得連下巴那塊肥肉也抖動着，嗓子都沙啞了：

「嘿，什麼話，他是那姓費養的！哼，我曉得的，他姓費的一直跟我作對！」

兩隻鼓起的眼珠子隨即盯在那個校役臉孔上：

「你馬上給我叫校長回來！」

「好……好……校長太太……」

費老師收留那隻野狗，本來出於無意的。可是那隻黑狗爲的喫食充足，校役阿龍一有空就帶牠去洗澡，這畜性很快變得清潔，很快的胖起來，脫了毛的光疤也慢慢的長出了毫毛，渾身的皮毛都變得烏卒卒，油亮亮的。

這黑狗出落這末好看，任誰也認不出牠就是十幾天前的那頭野狗。

一個黃昏，他費老師照例拖了疲累的身軀回到自己的宿舍來。爲的最後一節沒有自己的課，這一天他費老比往常早回來。西斜的夕陽打窗外透進房裏，鋪滿了一地黃澄澄的亮光。

噲咳着，他費老師脫了鞋子馬上歪在帆布躺椅裏。他老閉眼養了一回神，等他再睜開眼來，第一眼瞧到的東西是那頭黑狗。

那畜性靜靜的蹲在他費老師的腳跟，看見主人醒了，牠搖擺着尾巴。

眼睛盯住那黑狗，這山芭小學老師覺得驚訝：這是頭一次他老注意到這頭黑狗居然出落這末

漂亮。

他伸手撫摸了一下黑狗的皮毛，滑潤潤的。記起了阿龍給這黑狗取的名字，覺得倒恰當得很。

「依淡。」費老師試着輕輕地喚了一聲。

那頭黑狗一聽到喊自己的名字，馬上豎起尾巴，拿身子緊緊的挨擦着那個山芭小學老師。

這畜牲就是這末識趣的。早上，他費老師拿了課本去上課，牠一直跟到籬芭邊，那個山芭小學老師叫他回去的當口，牠才跑回去。傍晚，那個費老師下課回來，牠往往半路上，搖動着尾巴迎上了來，老是貼了那個山芭小學老師走，表示親暱。但是當費老師伏到桌子上改本子，牠又很乖地不再打擾主人，自己走到屋角裏靜靜的躺了下來。當那個在帆布躺椅裏躺了下去，依淡便厮守在他的身跟。

慢慢的，本來愛孤獨生活的費老師也習慣了有個活的東西做伴，回到宿舍以後有這末一條狗厮守在自己身邊。

他費老師覺得跟一條狗交朋友，比跟一個人交朋友爽快得多。人與人之間，可有着那末多的猜忌，嫉妬，傾軋，陰謀。跟一條狗做朋友，便不必戒備這些。他費老師這當子發現這個世界上，一條狗是最忠實的朋友。他老能夠把自己的心事坦白地對牠講出來，他老可以對牠發洩自己

的牢騷，不用顧忌什麼。

真的，依淡這條黑狗是這山芭小學老師的最忠誠的朋友，每逢他老一住噲咳一住向牠講着話的當口，依淡都靜靜的一心一意地傾聽着，牠那隻鑲在那一撮雪白皮毛上的左眼閃着同情的亮光。時不時的低沉地哼一兩聲，表示自己同情主人的處境。

有時連自家想起也覺得好笑，從前自家是那末討厭貓呀狗呀的這些小畜牲的，這當子却跟一條野狗做起伴。更奇怪的是有冷冷清清的宿舍，自從有了依淡這條黑狗，變得似乎有生氣了。

同樣是這一條狗，在校長太太却引起極度的厭惡，當她曉得這條可惡的黑狗是那個費老師養，更是火上加油，把她的憎恨一古腦兒放在姓費的身上。她認為這是他姓費的故意跟她搗蛋的。可不是嘛，這老鬼明明曉得她校長太太怕狗，却偏生養這末一條野狗，這不是故意搗鬼是什麼？

她狠狠的迫着那個做丈夫的，要喧洩自己一口氣：

「哼，她姓費的要養狗也可以，可是給我滾出去……」

夜裏，只要姓費的宿舍那邊傳來一下低微的吠聲，這婆娘就一把把做丈夫的打睡夢中扯醒，吵着嚷着，硬說那條狗害得她失眠。

那個在睡夢中給扯醒的，咽着苦口沫，喃喃的罵起那個姓費的來：

『媽的，真是混賬東西……』

第二天傍晚，阿龍給費老師端晚飯來後，皺着眉頭傳來校長的話，要他費老師不要收留那條野狗。

那個校役探腦袋到門外溜了一眼，然後放低嗓音：

『哼，校長他本來是不理這個的，就是校長太太那鬼作怪。嘿，費老師，你老不曉得，那婆娘恨死了你啦……』

那個山芭小學老師一隻手撫摸着依淡那一身滑溜溜的黑毛，冷笑了一聲：

『哼，我偏要養，瞧他怎樣！』

那個做校役的嘆了口氣：

『噫，校長他嘛，雖說很凶，有時也還馬馬夫夫一些，就是那婆娘麻利，什麼她都要管。……』

你不要瞧校長平時對待咱們那末神氣，在她面前可服服貼貼的。嘿，怪不得人家講：「英雄難過美人關」，一點不差，從前紂王的江山就敗在妲己手裏，連關公這樣大英雄，月下斬刁蟬也費了躊躇……』

這一番感慨，說得那個本來在生氣的費老師也噗哧的笑了起來。

校役阿龍搬走了碗筷以後，獨個兒躺在帆布躺椅上，他費老師那疲乏了的腦筋又不由得轉到

剛才阿龍傳來的校長的話。

媽的，這鬼太豈有此理了！本來嘛，一條野狗要不要是此多大關係的，可是連養一條狗這一點點的自由也要讓他來干涉，未免欺人太甚了！

怪不得，這些日子來，學堂裏幾個同事在私下裏議論，都講自從紅毛政府宣布要全部接辦華校，負責華校全部經費，校長對教員的態度變得更凶了，爲的外間都說，接受了全津貼以後，做校長的權力增加了，連董事會也管不了他們的。

他老不會不明白，校長這鬼早就把自己看作眼中釘，如果有一天，這鬼不再需要靠自己，不再顧忌自己，他會毫不客氣叫自己滾蛋的。

從前，他費老師是不管這個的，「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區區一個山芭小學教師的職位還怕找不到嘛？這當子，情勢可有些不同了。

這些日子，一下了課，小小的教員休息室充滿了吱吱喳喳的各種各樣議論，但老是離不開什麼「沒資格教師」，「有資格教師」，「師資訓練班」，「文憑班畢業教師」，「年資」，還有什麼「大學畢業小學教師」，教美術，體育的老師都算是「專家」，能夠領到「特別津貼」……

他費老師難得參加這些吱吱喳喳的議論的，事實上他老不但早就聽得不耐煩了，並且也沒有資格參加講話，發表什麼意見。自己雖說在這殖民地的華文教育界服務也快二十年了，學生時代

也確實在南中國一家初級師範學校挨過一個時期，可是那一張修業文憑早在東洋鬼子佔領這地帶時期一把火燒掉了，所以他一直給人歸入「沒資格教師」一輩的。爲的師資缺乏，人家還準他在山芭學校教下去。什麼「教師新薪制」實行以後，只有那些合資的教師才有好處，那一輩教上十把廿年的老教師，算起年資來，一個月有好幾百扣錢的薪水好拿。比方學堂裏那個教史地的那個瘦皮猴兩口子，教上了廿年的書，兩口子每個月的收入，合起來還不夠三百扣，如果將來「教師新薪制」實行了，兩個人一下子一個月能夠拿到八九百扣了。這些日子，這瘦皮猴兩口子不再像以前那末老是拉上了苦瓜臉，這當子整天嬉嬉哈哈，有說有笑的，開心得很，整天議論着搬到新房子去，買冰箱，汽車要買那一種牌子上算。像他費老師這輩沒資格的教師不但叨不到「教師新薪制」的光，並且有關方面還傳出來這樣的消息：華校接受了全部津貼以後，紅毛政府對師資問題要非常嚴格了，所有不合格的教師都不準再教書了。這些空出來的位置都講要用來安置政府師範學校教出來的新教師啦。像今年年頭，學堂裏也請過這末一個小伙子當訓育主任，薪水一拿就是四百多，並且人家還埋怨山芭學堂路太遠，路不好走，一個學期沒有結束便辭職，到市區別家學堂去了。

不錯，比這個更不合理的事，這世界還多着。儘管他費老師滿肚皮的學識，教出來的學生，成績都那末好，還是個不合格的教師，每天在賣命，上下午班都教書，一個月還拿不到兩百扣的

薪水。那有什麼辦法？人家要的是一張文憑，看重的是頭銜。只要你有一張文憑就夠了，人家就不問你有沒有真才實料，甚至是一張假文憑也不打緊，一樣得到別人承認。遠的不講，這裏山芭小學堂的校長，那鬼那張什麼廣州××大學文憑，就是前幾年拿五十扣托人打廣州買過來的，上面蓋的那一塊朱印是用蕃薯刻的。別人不曉得校長這個秘密，可騙不過他姓費的。

媽的，這樣的世界。

想到這些，想到近來自己身體不濟，他動搖了。關於那條黑狗，他剛才還想不賣他校長的眼，現在想到環境越來越惡劣，自家的前途越來越暗淡，他覺得這當子再來逞強可能是對自己不利的，還是暫時退讓一下吧！瞧瞧風色再講。

視線落在蹲在自家身旁的那條黑狗，他費老師噓了口氣。

一連好幾天，這個遠離市區的山芭小學堂掀起了不小的波瀾。那些老師們都興奮得不得了，一下了課，嘴巴老是滔滔不絕的講着這兩日紅毛政府公布的學校教師新薪制，都是歡天喜地的，在課室裏教書，嗓子也特別嘹亮了來。可不是嘛，從前都是每月吃一百多扣的糧的山芭窮教員，這當子，「年功加俸」，一下子加了好兩三百扣的薪水，那個不喜氣洋洋的。

氣氛素來是沉悶的教員休息室，兀地變得愉快，輕鬆了。

史地教員——那個瘦皮猴兩口子除了要買冰箱外，可還商量着要買汽車了。他倆口子爲了這個起了爭論。

「據我看，還是買新的好。」

「我不贊成，」女的素來是出慣主意的，「哼，有了錢也該省一點嘛！」

「哎，真是婦人之見。你以爲買二手貨會省錢嗎？——你問問人家周先生的意見吧，」這瘦皮猴衝了那個坐在角落裏的數學教員，「周先生，你是老經驗，你說那一個上算——買新汽車還是買舊的？」

那個聽說有人請教自己，馬上丟掉手裏的練習簿，兩支稀稀疏疏的眉毛揚了揚：

「當然是買新的上算！有心要玩汽車，誰作興二手貨的，別的不講，單單那一筆Overschad費就不少，舊汽車全靠不住，何況款式又是過了時的！我主張你們去買一輛新的「喜臨門」，「一九四七年出廠的，車身兩樣顏色，又漂亮又大方，一加倫汽油走二十咪，省得很呢！」

這一番話彷彿有些打動瘦皮猴太太的心了，她老問：

「那喜……喜什麼牌子的汽車要多少錢？」

「唔，不多，不多，四千多扣吧了，要是給現錢，還有優待折扣啦。」

「啊，好貴呀！」瘦皮猴太太叫起來。

「四千多嘛，那裏算貴，」那位汽車專家把已拿到手上「根紅鉛筆」擰到練習簿上面。「讓我替你倆算一算，一個五百多，一個四百二十二，兩個人合起來，一個月就有一千多扣的收入——」

一幅「喜臨門」買得起有餘。」

剛進來那個神高神大的體育教員聽到汽車專家那末說，也加把口進來：

「老周的話我贊成。噫，這時勢難講得很，整天鬧着什麼原子彈，核子彈的，講不定什麼時候一顆掉下來，什末都完蛋了。所以我認為，現在做人除了把體格鍛鍊好以外，就是有一天就快活一天。哈，有機會給你享受不去享受，那才是天下的大傻瓜啦！老周，你說對嘛？」

那個汽車專家還來不及開腔，瘦皮猴已經接上來了：

「嘿，老溫真是三句不離本行。」

「隨你怎末說都可以，但事實究竟是事實。」

那個體育教員滿不在乎的在這個不大寬敞的休息室裏來回大踏步，差點沒把費老師的一把桌子擠翻了。

一直埋頭埋腦在改本子，沒出過半粒聲的費老師皺了皺眉頭，接着响起了一陣劇烈的咳嗽。這一下可提供了那個體育教員一個有力的証據：

「好，別的不說，拿我們的老費來講，他老的身體一直就不行。你瞧他老一天除了教書吃飯

睡覺，便什麼也沒有，整天悶悶的，我看一點樂趣也沒得。爲什麼？還不是體格不行嘛！一個人要是健康不好，任你什麼好的東西，你也沒福消受的。」

素來是沉默的費老師這幾天簡直難得開口了。以前的那些傳說果然都成了事實。報紙上公布的那個什麼教師新薪制，只給瘦皮猴他們帶來好處，對他姓費的來說，却是沉重的打擊。什麼「年功加俸」不用說沒他的份兒，連眼前這一份可憐的差使恐怕也靠不住了。媽的，誰教自己是個沒文憑的教師啦！

在休息室裏這一羣「暴發戶」中間，費老師感到無限孤獨。

什麼分期付款買洋樓，什麼私家汽車，冰箱——這些都刺激着他費老師。老實講，他老一點也不嫉忌這些新「暴發戶」，他是自甘淡泊慣了的。但他老是沒法擺脫這末一種奇怪的感覺：這些傢伙的幸運都是建築在自己的不幸上的，別人爬了上去，自己可給踐踏在底下了……

由於憤慨，這個可憐的山芭學堂老師，老是不願開口。

這當子，聽到那個體育教員提到自己，他不由得冷笑一聲。

那個瘦皮猴顯然誤解那個的憤激心情，他老的嗓子充滿了同情的：

「嘻，你還笑啦，咳壞了肺可不是玩的。唔，你不曉得他們政府學校，要是做教員的，一生了肺病，馬上停職。現在，我們學校拿了政府的全部津貼，公事公辦，人家紅毛當然也照政府學

的校規佢行事啦。」

「費先生也實在太辛苦了，」瘦皮猴太太嘆了口氣，「教了上午班不算，還担任下午班的課：人不是機器，費先生你老總該有個休息的時間呀。」

那個汽車專家隨即開腔：

「我看學校接受了全部津貼以後，誰也不要兼什麼課了，橫豎薪水都一樣——」

他老兀的住了嘴，校長手們捏了份早報，大踏步地走進休息室來，一張三角臉籠上了一層亮光，顯然的，這老奸巨滑的小學堂校長也興奮得了不得。

這鬼一進來，拿眼珠掃了那些下屬一眼，一面拿手帕揩抹着嘴臉，一面不勝其苦地噓了口氣：

「噫，這下子我們這輩當校長的可苦透啦……」

「對啦，校長本來就是苦差使嘛，」瘦皮猴馬上陪笑道。「還好，新薪制規定，當校長的可以拿到特別津貼，不然誰願意做什末校長。」

「哼，這一點點津貼，人家才不稀罕，」校長嘴脣兒往下一拉，「以前，雖說夠苦了，有時還能夠推到董事部頭上，現在可不行啦，凡事都要問我們做校長的，真要命！」

這鬼把手裏的報紙打開來，嘮嘮叨叨地講下去：

「你們瞧，這五十八條，以後教師有事，得通過校長向教育部提出，不得直接向該部提出。這不是明明說以後凡事都惟校長是問嘛？簡直麻煩死了！」

可是這「麻煩死了」的條款，由這鬼的嘴巴講出來，却充滿了得意洋洋的調子。

這話別人聽來，雖說不高興，還沒有什麼特別感覺，他費老師可就不同了；他老心裏頭起了一陣洶湧。他老當然明白校長這一番話是針對着誰來發揮的。那鬼一路來懷了鬼胎，老是提心吊胆怕他費老師向教育部告密，揭發他作弊營私，利用學校賺錢。

抑制着自己，費老師一顆腦袋更深地埋在學生的練習本堆裏。

休息室裏沉默了半晌。

第一個打破這沉寂的，是那個體育教員。這神高神大的傢伙踱到休息室的中央，停在兩張桌子的夾縫中間，兀的開腔：

「嗨，這末來可好了。從前董事老是拖欠我們的薪水，常常下期薪水到了，上期的還沒發下來。我們的薪水既然都由政府發出的，我想不會再拖欠了吧！」

瘦皮猴跟汽車專家這輩老師聽了這話，心眼兒都挺了挺：過去，這山芭學堂老是傳播着這末一個流言——說那個做校長的拿了那筆教員的薪水去放印子錢，所以老是拖欠着，發下期的薪水。

「你們瞧，這五十八條，以後教師有事，得通過校長向教育部提出，不得直接向該部提出。這不是明明說以後凡事都惟校長是問嘛？簡直麻煩死了！」

可是這「麻煩死了」的條款，由這鬼的嘴巴講出來，却充滿了得意洋洋的調子。

這話別人聽來，雖說不高興，還沒有什麼特別感覺，他費老師可就不同了；他老心裏頭起了一陣洶湧。他老當然明白校長這一番話是針對着誰來發揮的。那鬼一路來懷了鬼胎，老是提心吊胆怕他費老師向教育部告密，揭發他作弊營私，利用學校賺錢。

抑制着自己，費老師一顆腦袋更深地埋在學生的練習本堆裏。

休息室裏沉默了半晌。

第一個打破這沉寂的，是那個體育教員。這神高神大的傢伙踱到休息室的中央，停在兩張桌子的夾縫中間，兀的開腔：

「嗨，這末來可好了。從前董事老是拖欠我們的薪水，常常下期薪水到了，上期的還沒發下來。我們的薪水既然都由政府發出的，我想不會再拖欠了吧！」

瘦皮猴跟汽車專家這輩老師聽了這話，心眼兒都挺了挺：過去，這山芭學堂老是傳播着這末一個流言——說那個做校長的拿了那筆教員的薪水去放印子錢，所以老是拖欠着，發下期的薪水。

黃黃的殘陽照着費老師那佝僂的背影，教人更覺得這山芭小學堂的老師的頹唐了。

八月的赤道，連向晚的風也是焦悶的，熱帶竹沙沙的呻吟，乾燥的黃泥芭路給晚風括起一陣陣的塵埃，使得暮色更是迷濛了。

一些塵埃鑽進了鼻孔，噲得那個發出一陣劇烈的咳嗽。

這山芭小學堂老師的一顆心，也跟這黃昏的天氣一樣的焦燥。

剛才，打了下課鐘，那個校長在走廊上攔住了自己，沉起了一付三角臉，倖倖地告訴他費老師不得在學堂裏養狗。

他費老師容易把一股沖起來的憤火按捺下去，他冷冷地反問道：

「哼，我連養一條狗的自由都沒有麼？」

「誰干涉你的自由！不過——」校長拿手朝那些三三兩兩溜出校門外的小學生揮了揮，「不過，因為你養了那條野狗，這些小孩子的學業無形中都受了影響。他們整天溜到後面去逗那條狗玩，你難道不曉得麼！」

哼，什麼小孩子的學業，講得多末堂皇好聽！只要他這個做校長的少向這些小孩子身上打主意，就謝天謝地了。

但當着那些小孩子，他費老師不想跟這鬼吵架，他老冷笑了一聲就算了。

那個校長却一點不放鬆！

「好吧，你喜歡養狗，這是你的自由，不過你得搬出宿舍去。你在外頭就是養一百條人家也決不干涉你……」

他費老師不再答腔，他老輕蔑地車轉身走了。

這當子，一個人拖了疲乏的脚步，走在芭路上，心頭那一把火雖說已經熄滅了好些，但却打了一個老大的結。擺在眼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條是硬到底，給那個校長一個不理不睬；一條是屈服，就是放棄那條黑狗，不然搬出宿舍。

然而，在這新的情勢下，第一條路顯然是走不通的，那結果只有自家喫虧吧了。事實告訴他費老師，校長這回子竟然敢向他攤牌，就是證明自己是處在不利的地位的。

那末自己只好走第二條路了。

不過，這當子要丟開依淡這條黑狗，怕也不容易吧。這聰明的傢伙大概還會找回來的，除非你把牠丟到老遠老遠的地方去。但是一想到他的依淡又回復先前無家可歸時那種可憐巴巴的樣子，自己心裏也着實不忍了。那末剩下來只有搬出這個宿舍了。

搬？談何容易，一時間叫自家搬到那裏去啦……

這苦惱的問題一直纏着他，直到他老走到自己的宿舍門口。守在門根的依淡照例高興得一下

子撲上這個山芭學堂老師的膝上來，拿爪子搔着他的腿肚，短短的尾巴左右搖幌着，濕潤的嘴巴不住地發出鳴鳴的聲音來。牠拿身子緊緊貼着主人的腳，一直伴了他推門板門走進屋裏。

脫了鞋子，費老師把酸痛的身軀拋在帆布躺椅裏，兩隻眼珠子怔怔地盯住那阿答蓋的屋頂——那裏只是一片昏沉，他不能夠瞧清楚那些重疊在一起的早變得焦黃的尾巴棕櫚葉子。

把視線打屋頂拉回來，依淡那條黑狗早蹲在身跟，在這樣的時候，他照例要伸出手去撫摩牠那茸茸的黑毛的，但這個黃昏，一種惡劣的心情支配了他，已經伸出一半的手又下意識的縮了回來。

屋外的竹樹沙沙地响了起來，一陣黃昏的熱風打小窗眼竄了進來，把一扇開着的板門搖撼着，砰的一聲關上了，馬上又打頭來，在這一瞬間，却令他費老師無意中瞥見什麼時候擱在門邊的一根粗粗的短棍子。

兀的，一個可怕的念頭閃過腦膜——這念頭來得那末的突兀，那末的可怕，他老全身哆嗦了一下。

他不明白爲什麼會生出這末的念頭，自己有時用指頭搓死一支螞蟻也會猶豫好一陣子的。

噲咳了一下，費老師神經質地拿手使勁地揩擦着額頭，彷彿要把那可怕的念頭打腦袋裏揩擦掉似的。

這念頭也真的古怪，不管他怎樣想擺脫，還是誘惑着他，像好些人那樣，明明曉得創口觸着要發着的，可又禁不住要拿指頭去摸一摸。

那個校役何龍端來了晚飯，費老師坐在飯前，剛拿起箸箸，又想起門角跟那根棍子來。

依淡那條黑狗早搖着一根短短的尾巴走過來，蹲在他老腳下，可是主人沒有像平時那末拿肉和骨頭拌飯給自己吃。

費老師盯了那條黑狗一眼。

不錯，那是不人道的，不過，把他丟到遠遠的陌生的什麼地方，讓他挨餓，生癩瘡，給孩子們糟踏，受苦，慢慢地死去，難道更人道些嗎？

他驀地丟下箸箸，啃了下唇，站起來輕輕的走到門邊，一下把山門後邊那根短棍子抓在手裏，藏在背後，裝着若無其事般走回來。

他老驀到那條黑狗的背後，猛的舉起右手那根棍子，劈頭朝那隻狗打下去，就在這一剎那間，他的手發了抖，同時他閉起了眼睛……

汪汪……汪汪……

依淡嘶叫了一聲，打了一個滾，竄到一旁去了。那一下棍子並沒有像所事前預定那樣打在頭蓋骨上面，而是落在那隻狗的肩背了。

那個再要舉起棍子來，依淡已經很機靈地溜到門口那邊了。

那一擊不中，他費老師突然感到渾身軟綿綿的，一陣劇烈的嗆咳襲擊着他，這山芭小學老師頹喪地一屁股歪在桌邊那把靠椅裏。

「天呀，我做了些什麼事……」

一顆腦袋搭拉下來，他拿兩隻手支住了額頭，兩肘擱在桌子上面。

這末支了額頭，閉了眼皮，伏在桌子上不曉得多久，直到什麼東西碰了自己的腰肚一下，他老才本能地把脚一縮，睜開眼睛，在迷茫的薄暗裏，瞧見依淡什麼時候已經依偎在自己的腳跟，那一隻鑲在一撮白毛中間的眼珠子，充滿了憐憫，抬起來直直的瞪住自己。

一陣子突而其來的辛酸，湧上了心頭。費老師俯下去，伸出兩支瘦骨伶仃的胳膊，把那條黑狗捧到自己的膝上，拿指頭撫摩着那茸茸的毛皮。

他覺得這隻黑狗可憐，而自己更加可憐。

兩隻眼睛一片模糊了……

這一天恰好是「教師節」，學堂放假，白天坡底好百個華校教師借了遊藝場晚上演脫衣舞的戲院開慶祝會，還請了教育科的官老爺訓話，熱鬧得很。但費老師這個山芭小學堂老師却在火爆

爆的日頭底下，腦袋冒出一顆顆豆大的汗珠，由校役阿龍領着，在那些揚起陣陣砂塵的官路上四圍鑽着。他老這一天瞧了幾處的房間，都不合適，不是小孩子太多，就是房租太貴，他負擔不起。

一天，兩天，三天過去了，房子還沒着落。他費老師焦急得很，爲的自己曾經在校長面前聲言過一個星期內搬出宿舍去。

費老師沒有焦急多久，一個更大的打擊來了，却也間接地替他解決了那條黑狗的難題。

這殖民地的華文學校，接受了紅毛政府的全部經費津貼以後，頭一件奉命做的事，是全體教師都要去防癆協會那邊受X光檢查，結果發現他費老師左邊的肺葉有好幾個洞，不準教書了。

這個可憐的山芭小學堂老師給送進了陳篤生醫院。

他老的在學堂的位置讓一個剛由師訓班出身的小夥子代替了。他那些不很多的東西馬上給搬出了宿舍，暫時寄在他老的一個遠房親戚家裏。人們很快忘記了這個山芭小學堂老師，只有那個校長跟校長太太爲這件事高興了好幾天。

據說，依淡那隻黑狗在主人那個空房間守了七天，不管別人怎趕，牠也賴着不肯離開，但在第八天牠突然不知去向了。

七八月的大熱天眨眼便過去了，隨了頭一陣括起來的東北季候風而來的連天的豪雨。

人們意識到：雨季又開始了。

這個大清早，夜來那一場傾盤大雨還沒有完全歇下來，還是點點滴滴的，疏疏落落地淌着。睜頭眼皮，他費老師滿以為還沒天亮啦，伸出一隻手打放在床邊桌子上摸着了那只袋錶，湊近一看，嘿，七點多快八點。他老掙扎着爬起半個身軀，把小窗眼上面那塊薄木板拉開了，天空是一片陰暗，洒着小雨點。

出院快一個月了，老是鬧失眠，夜來爲的那一場豪雨，更是沒法馴着，這老舊的阿答厝頂一直漏雨，只好半夜爬起來，拿洗臉盆，空餅干罐一類東西排在地上接那雨水，結果一夜打得叮叮噹噹响，愈發馴不着了，一直快到天亮當口才昏昏沉沉起來。

拉開了窗，房裏固然是亮了些，可是却耐不住那衝進來的一股寒氣，費老師打了個噴嚏，又噲咳了來。他老趕緊把起到膝頭的那塊毛氈拉上來，把全身裹住了，只露出一顆腦袋。

這末孤另另地躺着，聽着窗外那潺潺的雨聲，跟屋裏水滴打在空盆空罐子上面的叮叮噹噹，慢慢地又浸在那難耐的無邊的寂寞裏……

很久很久，費老師又百無聊賴地伸手去檢了桌上那只袋錶，瞧了一眼，唔八點半了，厝主那個老婆娘早自送早飯過來了。當初租下這阿答厝原講好由這婆娘包伙食的，可是一碰到下雨天，這婆娘就藉口不送飯，把兩頓減成一頓，明明是欺負人！

噓，早曉得教部已經停了自己的職，自己無論怎樣也決不離開醫院的……

在醫院裏還有看護，搬到這裏來快一個月了，鬼影也沒來瞧過自己，有時在寂寞中屈着指頭算一算，自己教了廿把年的書，自己耗了心血教出來的學生少說也有三四千，有些現在已經發了迹，出門動不動就是私家大汽車的，這富子有半個來睇睇自己麼？想到這一層，他費老師禁不住苦笑了……

九點了，早飯仍舊不見送過來，外頭仍飄着冷雨。覺得又冷又餓，他老披了件絨短衫，掙扎着爬下床來。腦袋昏昏沉沉，噓，這幾天又是發燒了。

費老師一屁股歪在桌前一把馬拉橈上面，把熱水瓶拿過一搖，還好裏頭還有點開水。他老打開抽屜，找出上面剩下來的罐頭煉乳。

剛拿起匙子，板門給誰輕輕的推開了，費老師想該是厝主那婆娘端早飯來吧，他老沒好氣地掉過腦袋去，可沒誰進房裏來，也許這是一陣風。費老師又低下頭去，拿匙子搯那煉乳，突的，一件冷冰冰的東西碰了自己的腳一下，低頭一瞧，是一團黑越越的會蠕動的什麼，這山芭小學老師嚇得驚叫一下，差點掉下橈子來。

嗚嗚……嗚嗚……

那一團黑黑的冷冰冰的一東西第二次搬到費老師的腳邊來，同時還發出斷斷續續的呻吟。

嘿，這呻吟好生稔熟！

「依淡，是你麼！」

費老師驀地叫起來，爬下橈來，連那把橈子也帶翻了。他俯身下去——嘿，一點不差，是那條黑狗。牠額上那唯一的「撮白毛」，雖說給雨水跟泥濘弄得變了顏色，還是那末容易便辨認出來，可是從前鑲在白毛中間那一隻光亮的眼珠子卻沒有了，光剩下一個瘀紅的窟窿……

「什麼，依淡，你的眼睛……」

他一下子把那隻又冰冷又骯髒的狗摟住了，淚水打他的眼眶滾下來。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

三個孩子的死亡

李過

——「浮動地獄」第八章

天空像弧形的蓋，籠罩着汪洋大海。那上面點着稀稀落落的星星，冷冷地睜眼。一勾新月淡淡地放光，粉飾着開朗的天空，使它變成深藍色，顯得更高。在灰白色的月光下。桅上的天空最高，最清朗；離桅越遠的地方，天空越低，低到和海水連在一起；也越暗淡，暗淡到分不清是海水還是天空。

暴風雨過後的涼風陣陣地吹，海面揚起微波，明暗相間的滾動着，波紋由高而低，由潤而狹；不斷滾翻，滾向黑暗的那邊。

桅上，帆上的水點不斷的滴在甲板上，亞班和工社們的衣服已打濕了，再加上幾點水和汗，一點也無所謂。

夥長指示舵工船該駛向的方位後，順路的去叫總管命令看守長開艙門，以便打開艙窗，免得那些豬仔們在艙裏給惡濁的空氣悶死。

夥長因爲衣服濕，趕起路來，衣服互相摩擦發出沙沙聲音，蓋過了他的腳步聲。夥長還未站定，便敲起門來。

「總管，總管。」沒有回聲。夥長敲得更大力，叫得更大聲：

「總管，總管。」

「誰呀？」

「我，楊志忠。」

「唔，夥長，有什麼事？」晉普像睡醒似地。

「請你去叫看守長開艙門，好讓工社去打開艙窗，免得艙裏的人都給悶死。」夥長說了，就要走。可是，當他才起步的時候，就聽到晉普說：

「那些死猪用不着照顧，他們是不會悶死的。」

「什麼？沒空氣人是會死的。」夥長站住了，驚奇而高聲的說。

「死了也沒有關係。」晉普冷淡地回一聲。

夥長生氣了，厲聲的說：「我有權叫你打開艙門給工社去開艙窗。」

「可是，我頭暈，不會起來。」晉普還是推諉。

「你不會起來，我去叫看守長開艙門。」夥長說了，就自個去喚看守長。

艙門一打開，一股惡臭的熱氣往上冒，艙口周圍的空氣馬上變成熱的，熱中還帶着臭味。看守人和工社彼此交換一下眼色，一齊向後退，不敢立即下艙去。

過了一會兒，兩個衣服濕漉漉的工社和兩個衣服乾淨睡眼矇矓的看守人，相繼下艙去。他們才入艙，各人手裏的桅燈的燈光立即要熄滅，只有一點點的火點在一冒一冒。他們各人，有的「嘔嘔」叫，有的咳嗽。看守人受不了，立即跑上艙面來，手裏的桅燈馬上亮了起來。二個看守人貪婪地呼吸着新鮮的空氣。

「差一點就暈倒。」兩個看守人不約而同的說。

那兩個工社，雖然感到呼吸辛苦，頭暈眼花，但是，爲了盡責任，還是強力的忍耐下去。燈光要熄要熄地，把燈蕊旋高了，也是一樣的，一直到他們的眼睛與艙裏的光線相適應，他們才能摸索地去開艙窗。艙窗一打開，月光照進來，新鮮空氣也流入艙。窗開得越多，艙裏的光線越強，桅燈也漸漸地亮了起來。他們踏着或踢着的人，只是「唉、…」的輕叫，有的甚至一點聲息也沒有，好像死去了。他們好不容易才把，兩排的艙窗打開，還把艙裏的幾盞桅燈點亮。做完了這些工作，人是更加疲乏了，像是快要倒下去；他們來不及細看艙裏的情況，糊里糊塗地爬上艙面，頓住在甲板上，急促地呼吸着。看守人的詢問，他們一時也答不出來。

灰白色的月光從艙窗照入，隨着船的搖曳而搖曳。工社點着的桅燈，漸漸地亮了。雖然有燈

光和月光的照射，艙裏還是很暗淡的。

前艙那邊，沒有人，連草蓆也給捲去，黑黏黏的甲板上，處處塗着一些黃色的污物；有痰、鼻涕、嘔吐出來的東西，以及糞尿。

艙的中間部份，有一些人雜亂的排着；有的仰臥，有的伏着，有的側身；有的排成大字形，有的雙手平舉排着，腳垂長，有的屈膝、手垂直，有的屈手、屈腳；各人中間，有些地方留着空位；有些手壓手，手壓腳，手壓身體；也有腳壓腳，腳壓手，腳壓身體的。越近後艙，人越多，有些是互助壓着的。到後艙的艙壁那裏，是人疊人：有直疊，有橫疊，有斜疊；有頭疊腳，有頭登頭，有頭疊胸、腹或臀部；有腳疊腳，有腳疊頭，有腳疊胸、腹或臀部。有一些人中間隔着草蓆，有人給草蓆蓋着，有人被草蓆捲着。包袱有的做枕頭，有的做腰枕，有的做腳枕，也有用來隔開人的……像是一堆堆屍體，像是一堆堆木材經過猛烈的震動後的結果。

辮子和髮髻都鬆散了，頭髮亂七八糟的蓋着臉部、肩部，給壓着或蓋着別人的某一部分。黑髮上黏着白色或黃色的污物，像是點綴着小小的花朵。

每一張臉孔都塗抹着黑色、黃色和白色的污物，不是一堆一點，便是一劃一撇，有的額頭青腫：像是在作劃花臉比賽。除了兩個孩子眼睛睜圓，眼瞳沒有動的外，其他的眼睛都閉着，眼眶有淚痕，睫毛上有眼垢。嘴有張大大的，也有閉緊緊的。

銅鈕脫，衣襟開，衣掀到肚上；有的褲掉到大腿上，露出肚臍。那些灰色、藍色、黑色的衣服，除了與本色相同的顏色外，那衣服上還抹上各種顏色，純色的衣服，變成有花紋的衣服了。

低吟聲漸漸響了，夾着咳嗽，聲音悽愴，沒有氣力，像是將死的人在呻吟。那些不動的人有些動了，有的動頭，有的動手，有的動腳，有的全身都動了；也有在抽搐，在翻身的。因為給壓着的人動了：疊在上面的人，有的給滾下來。

燈光漸漸亮，人的聲音漸漸大，活動也就增加了。

——人群漸漸地圍來，圍來，人越來越多，越迫近。每一張臉孔，都是他所熟悉的，每一張臉孔都是嚴肅的，眼睛放出仇恨的目光，無數的手指指着他，厲聲的責問，一陣過了又一陣：

「顏突民，你陷害我們，我們和你算帳。」

「顏突民，你這奸細，害我們受盡折磨和災難，我們要你的命。」

「顏突民，你也有今天，哈哈，看你跑到那裏去，我們都要找你算帳。」

顏突民看看風頭不對，一面快跑，一面申辯：「不是我陷害你們，是總管，是船主頭人。」可是，聲音喊不出，腳跑不動，而人越來越多，越迫越近，嚇得他驚醒起來。喉嚨很不舒服，他伸手去摸摸，把攔在他喉嚨的手摔掉，又抽出被壓着的腳。要站起來，一陣麻痺，差一點

跪下去，他坐下來，一面搓腳，一面向四週望望，有的背着他，有的面向他；那些朝向他的臉孔，就像他夢裏所看到的一樣，他胆怯，一面喊着：「鬼鬼鬼……」一面跑。可是，腳麻痺還沒有好，行走不能自如，他跌倒，想站起來，但是站不起來，他就爬着去艙後，想從暗門逃出。可是，因為太慌張，腳麻痺，加上船的搖盪，便從暗門的梯上滾下來，暈了去。

做過母親的人總比較容易醒，又兼自己是單身女人混在男人堆中，女兒生病，更是時時提高警惕。雖然是暈了過去，心裏還是掛念着。經顏突民叫了一陣「鬼」，連嫂漸漸的醒了過來。人還未全醒，她便記起了她的女兒。記起了女兒，她就醒了過來，身旁一摸：一張大臉，再摸下去，是一片粗到像刷子的鬍子。連嫂慌忙的爬起來，定睛一看，身傍儘是男人，自己的女兒却不見了，她馬上驚叫起來：

「阿琴，阿琴。」

沒有回聲。

「我的阿琴呢，我的阿琴呢？……」連嫂哭了起來。她一面哭，一面慌慌張張的找。

離她躺身不遠的地方，連嫂看見她的阿琴躺在艙壁下，她沒看清楚有沒有人躺着便奔過去，給躺在甲板上的人絆倒。

「唉喲！」給連嫂壓了一下的阿喜嫂叫了一聲。

連嫂沒理她，急忙過去抱起女兒，緊緊的抱在懷裏。

「阿琴喂，阿琴喂！」女兒沒有回答，她急了起來，一面搖，一面喚。可是，阿琴仍沒有出聲。她急忙將阿琴的臉挨貼着她的耳朵——沒有聲息，臉冷。再摸一摸孩子的胸部，沒有跳動；看一看，孩子軟軟的在她的懷裏。連嫂呆住了，好一會兒，才放聲的哭了起來。

「我的阿琴喂……」船盪了一下，連嫂站不穩跌下去，阿琴沒有出聲，她還是繼續的哭。

阿喜嫂給連嫂壓了一下已將醒了，再加上連嫂淒厲的哭聲，阿喜嫂驚醒了，阿喜嫂末問清連嫂哭的原因，便急忙要站起來找兒子；船一盪，站不起來，感到腳上有什麼東西阻礙着她，好像兒子又不大像。她擦擦眼睛，注意一看，正是自己的孩子。她馬上俯前去，將兒子抱在自己的懷裏，緊緊張張的拍着，說着：

「我的阿裕仔真是乖，阿媽壓着也沒有叫，真是乖乖，阿裕仔，媽媽惜你。」

在阿喜嫂和連嫂中間的玉蘭，給哭鬧的聲音驚醒了，掃去身上的包袱，踢掉壓着她的腳，坐起來。聽到連嫂哭得淒涼，跨過躺着的人，過去看她。

「連嫂，爲什麼哭？」

「我的阿琴死了。」連嫂哭着回答。

「阿琴死了！」阿喜嫂不自覺地也說了一句——這句話像一枝針刺醒她，喚醒她的理智。她

俯首看看懷裏的孩子。那孩子：牙咬緊，眼圓睜，眼瞳不動；手裏感到，孩子又硬又冷——是不祥的兆頭！阿喜嫂放開喉嚨，哭叫起來。

「我的阿裕仔也去了……」

玉蘭還沒有安慰連嫂，就聽到阿喜嫂的哭聲，她一怔，爲難的看一看阿喜嫂。

這時，克雄嫂也給吵醒了，她聽到阿喜嫂的：「我的阿裕仔也去了！」心勃地一跳，像預感到不祥一樣，哭着找她的兒子。她找了一陣，找不到兒子，只看到丈夫側身躺着，腳給別人做枕頭，她急忙的搖着丈夫，要使他醒過來。搖了一陣，克雄才「唔唔」的幾聲，還沒有醒過來。

「阿勤的爹，阿勤不見了，阿勤不見了！……」

「阿勤不見了」這句話比搖動更有效；克雄終於醒了過來。

「阿勤不見了！真的？」

克雄嫂用喚兒來回答她丈夫：「阿勤我兒喂，阿勤喂……」

這樣的呼喚，加上阿喜嫂和連嫂的哭聲，不但克雄聽了慌張，也有許多人給吵醒。

克雄夫婦以及給吵醒了的李答，成敦他們爬起來幫忙他們找。终于在艙後廁所旁找到阿勤，他額頭的血痕已乾，屈在那裏像殭了的蝦米。

克雄抱起曲殭着的屍體，隨船的搖盪而擺來擺去，眼直視，淚滴在那呈現着臨終時的痛苦的

臉上。

三個婦女放聲齊哭，全個船艙鬧烘烘。除了少數還沒有醒或爬不起來的人外，全船的男女，衣服不全，塗着花臉，披散頭髮，坐在甲板上，隨着船的搖盪一伏一仰地，悲傷到流淚或是憤怒到切齒，在哀悼三個天真活潑的男女孩子。

顏奕民也給一陣陣的哭聲和吵鬧聲吵醒，他靜靜的聽，冷靜的想；想起剛才自己是在做惡夢，夢後糊塗竟把人當鬼。爲避免引起人家的注意，他趁大家在哀悼的時候溜回艙來。一直到第二天一早，才裝着要去廁所而跑去報告晉普：三個孩子死亡，大家弄到一身污穢的消息。

文學·藝術

- | | | |
|-------------------|-------|-------|
| 1. 紅樓夢新解 | 論文集 | 潘重規著 |
| 2. 紅樓夢簡說 | 論文集 | 任辛著 |
| 2. 中國古典文學的優良傳統 | 論文集 | 歐陽攀龍著 |
| 4. 現代中國戲劇簡史 | | 李延輝編著 |
| 5. 悶雷集 | 雜文集 | 陳凡著 |
| 6. 亂世春秋 | 電影劇本 | 李星可著 |
| 7. 鵲鵲恨 | 劇本 | 李星可著 |
| 7. 賭博世家 | 小說集 | 洛萍著 |
| 9. 南島集 | 散文集 | 吳靜子著 |
| 10. 艱險的行程 | 散文集 | 李汝琳著 |
| 11. 再生集 | 詩集 | 李汝琳著 |
| 12. 在甘地先生左右 | 回憶錄 | 曾聖提著 |
| 13. 怪鳥之子 | 童話 | 建裕等譯 |
| 14. 中國寓言二十篇(華巫對照) | | 賴羣進譯 |
| 15. 南洋之美 | 美術論文集 | 瑪戈著 |
| 16. 南洋遺留的中國古外銷陶瓷 | | 韓槐準著 |
| 17. 怎樣吹奏牧童笛 | | 劉恭煦著 |
| 18. 南方文叢(已出七種) | | 李汝琳主編 |
| 19. 新馬文藝叢書(第一集) | | 李汝琳主編 |
| 20. 新馬文藝叢書(第二集) | | 李汝琳主編 |
| 21. 星月文藝叢刊(已出四輯) | | 李過主編 |

新加坡青年書局印行

星月文藝叢刊

一已出各輯一

1. 學 非 所 用
2. 訴 不 盡 的 冤
3. 幸 福 圈 外
4. 海 的 兒 女
5. 苦 難
6. 沙 與 死 水
7. 靜靜的砂勝越河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人 畜 之 間

李過主編

星月文藝叢刊

青年書局印行

新加坡小坡大馬路363號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出版

定價馬幣五角